

阜新打造八千年文化长廊

□卫 庶 景天星

- 中国文明起源，北方先迈了一步，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
- 查海遗址发现的距今7600年的“石堆塑龙”，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，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
- 查海附近的医巫闾山有4000余年的镇山文化史，是“天下一统”的象征



查海遗址出土玉块

穆启文摄



1994年，查海遗址出土“石堆塑龙”

阜新市文旅局供图

一般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。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，距今约6000年，然而在辽西阜新，却有“比它还要早2000年的查海文化”。中央电视台《国宝档案》栏目近期播出的节目中，对查海遗址进行了详细报道。

查海遗址，位于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查海村西南2.5公里山坡处。自从1982年首次发现以来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过7次发掘。

这里是“中国万年文明起步”，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指着查海遗址这么说。

中华文明起源力证

查海遗址不仅出土了玉器、石器（石磨、石斧、石轴承）等文物，而且有龙纹陶片和“石堆塑龙”等重要发现。经考古学测定，其年代为距今7600年左右，查海遗址由此被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聚落遗址。

“中国文明起源，北方先迈了一步，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证明。”苏秉琦认为，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的查海遗址，是东北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，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，堪称“红山文化的根系”。查海的玉器、房址、陶器、龙纹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性，这已是中华文明的起步阶段。

以阜新为代表的辽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，从距今约8000年的查海文化开始，一直到距今约5000余年，这一带分布有考古发现的兴隆洼文化、赵宝沟文化、红山文化、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等。这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主线，也是系统连贯的文明史，在文化内涵上表现为一定的文化承继关系。

它们组成了文化共同体，其中的玉文化、龙崇拜、日崇拜、坛庙祭祀制度等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元素，并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一直延续。曾主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“红山文化第一人”郭大顺明确指出，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，以查海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文化，是“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，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”。

查海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龙文化。

查海遗址发现长19.7米的龙形堆石，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将其命名为“石堆塑龙”。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龙的形象，被称为“中华第一龙”。

中华儿女都是龙的传人，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龙的出现不仅是多种文明因素的结晶，更是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。作为神物的龙，是人类历史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社会和

思维观念的产物，体现了上古先民特有的社会意识和逐步趋于统一的民族信仰。

象征江山一统的镇山文化

查海附近的医巫闾山有4000余年的镇山文化史，是“天下一统”的象征。《周礼·职方》云：“东北曰幽州，其山镇曰医巫闾”“镇，安也，所以安四方”，有“通灵化”“庇佑民庶”之功。

相传大禹治水后置九州，每州选一高山作为镇山。战国时，随着疆域拓展，又出现十二州的划分。历史学者崔向东指出，十二州划分已经超越了地理意义，具有了疆域意义，镇山原有的自然山神的神性和大一统的政治性相结合，民间的山神崇拜与国家祭祀联系起来，便赋予山神崇拜以新的含义，镇山也就成了大一统的象征。

医巫闾山是中国古代五大镇山之一，历史悠久，名冠东北三大名山之首。隋朝在医巫闾山“就山立祠”，封其为“北镇名山”，始建医巫闾山庙。此后历代王朝对医巫闾山的祭祀从未间断，给医巫闾山加封各种桂冠，唐封闾山为“广宁公”，宋封为“医巫闾王”，金封为“广宁王”，元封为“贞德广宁王”，明、清封为“医巫闾山之神”。渐渐地，医巫闾山也就成为“天下一统、江山永固”之象征。

阜新海棠山作为医巫闾山北部山脉之主峰，具有绵延4000余年的镇山文化，是“江山一统”的重要象征。

民族与宗教融合之地

阜新自古即是民族与宗教的集聚与融合之地，在中国民族与宗教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。

以阜新为代表的辽西是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，同时也是中原的汉族与北方的东胡族系、东北的肃慎族系等民族共同聚居融合的重要地域。据研究，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、孤竹、屠何、山戎、俞人、东胡、肃慎、库莫奚、契丹等，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、民族众多，主要有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吐谷浑、高句丽、渤海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族、锡伯族和汉族等。多民族的聚居与融合，使阜新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“民族融合的大熔炉”，这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因为是多民族聚居区，自然有多种宗教信仰于此交织、碰撞、融合。萨满教是阜新当地的民间信仰，一直传承至今。辽代时道教在当地比较兴盛，道教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就是阜新人。北魏时期佛教已传入阜新，至

辽代发展兴盛，仅阜新境内考古发现的辽塔就有17座（现存3座）。清代以后，藏传佛教传入海棠山，与蒙古族文化相融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藏佛教造像艺术。

据记载，海棠山共有造像1400余尊，迄今保存下来有龛刻183龛，造像270余尊。其布局以宗喀巴大师造像为中心，其余造像环绕拱卫，共同构成一座密宗坛城。“这座坛城作为极为罕见的格鲁派造像，和普安寺一起，共同见证了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东部地区的传承和发展，是一座鲜活的蒙藏佛教历史、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。”普安寺管委会主任一希说。

草原丝绸之路重镇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东北振兴战略要抓住“一带一路”的新时代发展契机，东北地区要主动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，努力建设开放型经济。阜新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镇，更是新时代“一带一路”的重镇。

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欧东、西方商贸重要通道之一，横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。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线，从伊犁、哈密出发，途经额济纳、呼和浩特、大同、张北、赤城、宁城、赤峰、朝阳、阜新、义县、辽阳等地，再经朝鲜而至日本。以阜新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重镇，比如阜新的海棠山摩崖造像，作为中国藏密摩崖造像艺术的典型范例，就是中国石窟寺艺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东部传播的重要见证。

“在新时代振兴东北之际，阜新地区要以查海文化为龙头，打造八千年文化长廊。”阜新市文旅局局长张晖说。



阜新海棠山普安寺

阜新市文旅局供图

挂在墙上的世界花园

□周 缘 邹雅婷

年好合、幸福美满……尽管不是官方规定的国花，但它一定是中国最受喜爱的花卉。”

玛丽亚姆·纳杰德作品展“世界的花园：民族与文化的融合”日前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。展览包括76幅绘画作品，通过不同国家的国花来反映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。

走进展厅，仿佛进入了一片姹紫嫣红的美丽花园。艺术家用画笔描绘出各国的代表性花卉，其中既有荷兰的郁金香、日本的樱花等家喻户晓的名花，又有巴西的黄花风铃木、挪威的夜来香、不丹的蓝花绿绒蒿等不为人熟知的奇花异草。多彩的花卉展现出不同文化的特点，同时也蕴藏着许多共通的含义，如希望、成长、活力、团结、关爱等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些看似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，却选择同一种花卉作为国花。比如玫瑰就是伊朗、伊拉克、卢森堡、英格兰、美国等国家共同的国花。

“我想收集世界各国的国花，梳理各国文化所蕴含的一致性，以此来描述民族的融合，而不是强调边界和种族。”玛丽亚姆·纳杰德如是说。纳杰德1965年生于伊朗，之后移居比利时。作为一个从小就离开家乡的移

民，她的作品关注女性自由、难民问题和移民危机等主题，呈现出文化的差异与对话。此次展览中，她以艺术的形式勾画她的理想之境。大型画作《宏伟花束》将各国国花聚集在一起，寄托着“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”的愿景。

展厅中点缀着一些花卉纹样的明清瓷器，与画作相映成趣。两件牡丹纹饰的瓷器与艺术家所绘的中国牡丹共置一室，表达吉祥、美好的寓意。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工作人员赵毓表示，布展时特意挑选这些馆藏瓷器作为辅助展品，意在营造隔空对话的氛围，体现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品相通、共生的和谐关系。

北大赛克勒博物馆自2013年起承办“吉莉安·赛克勒爵士国际艺术家展览项目”，将国际上有才华的艺术家引荐到国内，为观众与作品创造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。项目负责人及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米格尔·贝纳维德斯表示，之所以选择“世界的花园：民族与文化的融合”作为本次展览的主题，是因为这是当下世界最需要的主题。“对彼此的文化保持欣赏与尊重，正是‘吉莉安·赛克勒爵士国际艺术家展览项目’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宗旨。”

常天平：
塑出临夏风物人情
◎匠心
□王锦强



“世界的花园：民族与文化的融合”展览现场
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图

层层叠叠的大红色花瓣簇拥着金黄的花蕊，手掌般的叶片上细小的纹路与褶皱清晰可见。画作下方的介绍文字写道：“牡丹能活到百岁之久，象征着荣华富贵、百



常天平进行泥塑创作

泥塑，俗称“彩塑”，是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间手工艺形式。泥塑艺术在唐代已有文字记载。清道光年间，泥塑进入鼎盛时期，其显著标志是天津“泥人张”彩塑的崛起。而今，泥塑艺术风靡全国，涌现出许多优秀艺人。

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“茶马古市”步行街汇聚了众多民间艺人，50多岁的泥塑艺人常天平是其中佼佼者。常天平1985年拜师学艺，1998年进城闯天下，后来成为临夏州泥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

常天平小时候就喜欢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捏泥巴玩。有捏狗、捏羊的，也有捏碗、捏缸、捏小轮车的，常天平是其中最投入的一个，捏的泥玩件件都像模像样。常天平的父亲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，他走村串户做活时，经常带上头脑活泛、双手灵巧的常天平“搭下手”。父亲希望常天平学会一门手艺，时常念叨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。

回忆起当年学艺的艰辛，常天平至今感慨不已。初中毕业后，他背上行囊到邻近的安集乡拜师学艺。民间艺人戚永武为师。师父一开始没有让他跟着打样学，而是让他去做小工的大活儿——和泥巴。常天平每天要把泥巴从田间挑来，在太阳下暴晒，过滤掉粗石沙泥，留下能用的细泥沙，然后混入棉絮揉捏。每一个步骤都有窍门，都有讲究。冬天寒冷刺骨，常天平跟着师父起早贪黑，两只手几乎天天泡在泥水里，手指红肿，疼痛难忍。整整学了两年和泥，常天平终于通过师父的“初试”，可以独立完成作品。

经过多年磨炼，常天平的泥塑手艺越来越精湛，他捏的脊兽、小狮子、盘龙柱等成为建筑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外面来的订单不断，常天平成为村里人仰慕的手艺人。但偏远的乡村交通不便、信息落后，发展很受局限，常天平决心走出大山，到城里去创业。

1998年，常天平借了5万元，在临夏市买了一座小独院，把母亲接来，开启了新的城市生活。这也成为他泥塑艺术生涯的转折点。

“来到临夏后，感觉自己眼界宽了。作为传统匠人，要想在城市立足，吃饭的家伙一定要硬铮。”常天平一边揽活儿，一边“充电”。他参加成人考试，在兰州教育学院接受了两年的美术专业学习，多次自费到炳灵寺石窟、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临摹泥彩塑，其间还接受过雕塑艺术家何鄂的指点。

故乡的山水草木、风物人情，祖祖辈辈的故事传说，成为常天平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。放牛牧羊、割草打场、赶集浪山、庙会听戏、牵着毛驴送公粮、赶着牛车磨面榨油等农村生活场景，在他的脑海里不断还原、放大，被他捏到泥里，成为一件件充满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的作品。常天平自述：“我的1700多尊泥塑作品，都是映射过去和现在生活的多棱镜。”

近年来，常天平辗转于省内外各个名胜古迹，参与修复和制作了近千尊泥彩塑。他认为，人物永远是彩塑艺术的核心。彩塑离不开对人物有着衬托、渲染、强化作用的场景或道具。形似是彩塑的基本功，而神似则是艺术的审美高地。他在表现某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时，通过艺术夸张或舒展变形，营造出神采飞扬的气韵。

常天平新近创作的《河州秧歌》等作品，通过泥塑艺术记录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团结进步，展示古河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农耕文化图景。“将秧歌走会热情欢快的场景及氛围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凸显出民间泥塑艺术质朴而生动的艺术特质”，这组作品得到天津“泥人张”第四代传承人、雕塑家张锠的赞赏。